



时光素笺

□耿艳菊

久不写信,看到“笺”这个字,依旧很心动。犹如看到了这样的诗句“那时,他白衣半旧,你单衫桃花红”。青春总是那么好,可以有很多精彩的故事。而那时年少,如今江湖老,唯有唏嘘感慨,万千复杂了。

把这样一份感慨和淡淡的美丽愁绪发在了朋友圈,后来才知道其实很不妥。像风像雨又像雾,容易让人误解的。真的有朋友过来问,我在清晨拥挤的地铁里口干舌燥,耐心解释。

这让我想起前几天的一桩小事,那天下班回家,路过一排洋槐树时,一片小小的槐树叶在我眼前飞舞,我忙伸出手,它像一只碧青的蝶落在了我的掌心。

我看着它,欣喜又怜爱,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不辜负这份遇见?若是在十年前,我一定一路欢歌,狂奔到宿舍,趴在桌前,写一封婉约深长的信给他,把这片叶子也一并寄给他。在叶子上细细密密写上“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这般美丽的诗句。

那时,虽也有电话手机这些便捷的通讯工具,可依然喜爱去精品店买来雅致的信笺,万千情愫化作一个个玲珑的汉字,再一路迢迢山水飘落到他的桌前。后来,走到一起,首先就去整理以往的那些信件,一封又一封,重新再看,真是无物似情浓,浓得要淹没整个青春。

叶落大地知自然之秋,当一个人落到婚姻里,多浓的情、多浪漫的心都会渐渐归至实处。一袋盐,一瓶酱油,一杯热茶,一碗白粥,一盘青菜……这才是生活的正题,平静,平淡,平稳,平久。

这时候,我知道他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一家人的晚饭,孩子在客厅抱着小熊听故事。那就把叶子带回去给他和孩子看,分享平常生活中细微的感动。然后,找来一本平日里喜欢看的书,轻轻放到某一页,让那页的文字永久地记下曾经有这样一片叶子带给我过温暖和感动,还有在心湖里漾起的小涟漪。

我把叶子紧紧握在右掌心,仿佛握着一个美丽的秘密,令我的脚步轻快而有力。

快到小区门口时,我突然想起了早上答应孩子下班回来带好吃的零食给他,于是就走进了旁边的蛋糕店。我一手拿起蛋糕店里准备的放糕点的小篮子,一手要去拿夹子,而掌心里的那片树叶无处安放了。我略一踌躇,后面有人在排队了,匆忙之间,只好把它装进了挎着的包中。

回到家,热腾腾的饭菜已在桌上了,满屋子的香。他催着让去洗手吃饭,孩子跑过来叽叽喳喳。素常的日子虽平淡清寂,但这一时刻的温馨静好足以令所有天马行空的浪漫黯淡。

叶子的事,自然就忘了。几天后,才想起把叶子从包里拿出来,皱巴巴的一小团枯黄。有点恍然,是不是过了伤春悲秋的年代,那些“白衣半旧,单衫桃花红”的浪漫不过是生活中的矫情,最终都会在时光里皱成一团记忆的吧?

这大概是时光的残忍,也是时光的恩赐。在哪个阶段,做哪个阶段的事,才是顺遂的,理应当的。春天是恋爱的季节,夏是爱之绚烂,秋天就走向了平静平淡,冬天就到了厚朴和苍深。

时光是一纸素笺,晨晨昏昏,周而复始。淡且久远。

梅香如故

□史波

11月9日,是著名书法家、浙东书风传承人沈元魁先生忌日。岁月无情,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已三年了。三年前,当我得知他走了的那一天,心情特别难过,实在太突然,以至不相信这个事实,悲痛之余我撰写了一条挽联“先生走了,访兰从此难沐君子风;翰墨在乎,问梅而今尚待后来人”,以寄托心中哀思。今天,在追思沈先生时,那些历历往事如在眼前。

沈元魁先生为人谦逊宽厚,品性如兰,有着君子之风。当代著名中国古典园林家、同济大学教授、大风堂门人陈从周先生曾说过:“甬上交沈元魁先生彬彬君子也……余重元魁书法,益重元魁为人,无其人品,则无其书法矣。”从陈老的此番言辞则可知先生之为人、为艺。我亲近先生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当初,沈先生家大概是在天一阁水北阁的位置,那是一排紧挨着天一阁的老宅,院内十分清静,兰草盆花闲置其中,清芬满庭。由于老宅紧挨天一阁,故先生有一常用印曰“倚天庐”。每次去先生家谈天说地,品书赏画实在是一种享受,既得以欣赏先生之书艺,又获人生之识见。每每话别,先生总要送到大门口,如我们有礼物送先生,他则一定会从屋里拿出一袋袋提前准备的礼品还礼。曾记得有一次陪先生看展览回来,因已临近中午,于是在鼓楼步行街的二楼饭局就餐,餐毕却被先生抢先去买单,怎么拦也拦不住。在与先生二十多年交往中,还有一样是书信交往,这些信件不仅寄托了先生的情感,亦成为我增加学问及提高修养的宝贵财富。现在,每每读先生的信札实在是一种享受,书法雅致,言辞情切,有些还用毛笔手书,盖章铃印,郑重其事。先生早年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国学教育,但他十分用功,在上海工作期间还主动问学于郭绍虞、龙榆生、钱太希诸位名家,不仅在书法有很深功力,而且擅长填词赋诗。

沈元魁先生书法清峻典雅,格逸似梅,有士人之怀,为浙东书风传承

人。浙东书风自梅调鼎先生始,钱太希先生承,沈先生继。他用一生的书法实践及探索为浙东书风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。梅派书法能做到碑帖相融且碑帖互见殊为难得,先生在碑帖之间用功颇深,且积极探索用笔的“方”“圆”之法,结构的“断”“连”之法,极大增加书法的节奏感与韵律。晚清以来,以包世臣、康南海为主的学者积极倡导碑学,以致于书法失去了另一面:精微。而在这样的风气下,以梅调鼎先生为代表的浙东书风的创立,具有特别的意义,既较好地体现了书家的地域文化特色,又极大地增强了书法的审美价值。凡到过沈先生家的人都知道,他家里的橱柜玻璃窗上张贴着4张先生自己创作的书法作品,或行或楷,内容为清代学者姚燮评红楼梦中人物,可谓笔墨精湛,美轮美奂,给每一位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另一件事便可知先生书艺非同寻常,记得曾听先生说起过,他在天一阁期间,承担了修复宝书楼厅堂残缺屏板工作。此屏板原有8块,两面刻字,正面为《黄梨洲先生天一阁藏书记》,为钱太希先生所书,反面为《全谢山先生天一阁藏书记》,为陈宝麟先生所书。而后因为第一块破损遗失急需找人补齐,于是先生依据资料及旁边屏板上的书体将其补全,正反两面不仅文字不差,且书体与原来的二位先生完全一致,看上去天衣无缝。而使我得识先生及亲近先生的缘由就是他的书法,有言

道字如其人,第一次见到先生书法时曾想象先生形象当如临涧之兰竹,直到见面果不其然,与其书法一样风雅清俊。早年在镇海一家店铺里偶然见到先生一副对联,即为其书风所吸引,几次与店主商量将其买下珍藏。与先生交往的二十多年中,先生还精心创作多幅墨宝送我,为我的书斋题额。现在,先生虽然已走了,但每每看到这些书作,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。

记得在沈元魁先生去世一年后的追思会上,我曾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梅调鼎、钱太希、沈元魁等先生为主,在他们的故里慈城那些修复的古建筑内设立浙东书家著作陈列馆,让他们的书学精神与书艺更好地发扬传承。而今这一想法得以玉成,今年三月,经江北区政府规划建设,浙东书风传习所在古镇慈城开馆,馆内设立垂范堂,并展出众多浙东书风代表书家作品,是馆由书风第四代传人沈师白兄执掌,不仅令人欢欣鼓舞,亦可告慰沈先生的在天之灵。真可谓书道不孤,梅香如故。